

孙
颉

烟 尘



大上海小说丛书

DASHANGHAI

XIAOSHUO

CONGSHU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080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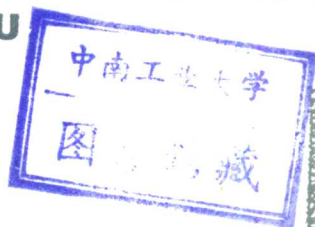
烟 尘

孙
颀



大上海小说丛书

DASHANGHAIXIAOSHUO
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烟 尘

孙 颢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党校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87,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2,000册

ISBN 7-5321-1534-8/I·1220 定价: 11.80元

内 容 提 要

几幢洋楼组成的“海上别墅”，是“火柴大王”方家和官宦世家汪家于清末民初合建的“小村”。几十年过去，沧海桑田，洋楼斑驳陆离，人事面目全非。作品以九十年代视角，将方家、汪家孙辈推到了舞台中心，通过他们今天的活动，牵引出父辈、祖辈的故事，和他们与邻居——老翻译家夫妇、法学院院长及其子弟、书画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里有家族内部微妙的明争暗斗，有解放前夕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有魂牵梦萦遗恨终身的爱情悲剧……人生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成了大都市一角的历史长河，强烈地引起人们的深思。

“大上海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俊西 孙 颢

副主编：叶 辛 江曾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荣 毛时安 叶 辛 江曾培 孙 颢

李小林 宗福先 郑宗培 罗 洛 周介人

金福安 赵长天 徐中玉 徐俊西

编辑说明

“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反映以上海为主的都市题材,表现当代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变化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展示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绩。

“大上海小说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计划每年出版五种。

“大上海小说丛书”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

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 and 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繁繁复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

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知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

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1996年8月18日

上个世纪,俄罗斯有位伟大的诗人,他曾写下这样一行诗:活得匆忙,来不及享受。

对现代都市人来说,能享受的东西,或许已经太多了。他们的问题,恐怕常常在于:活得匆忙,来不及思考。

此刻,由于高楼大厦的挤压,天空和视野急剧缩小;行程急迫的日日夜夜,城市居民少了些从容自在,来不及享受思维的快乐;都市海潮般吞吐着人类的财富,幢幢宫殿似的不夜城,处处销金窟样的大商场,令每个层次的人都感受到一点胁迫;因怯于落伍而奔波,为担心搁浅而冲浪,待头晕目眩,疲乏不堪,停下来品味着的,却仍是个人面对城市巨人的虚弱。

乱纷纷,脚步声。那是在烟雾弥漫、尘埃飞扬时穿行,让跋涉者实在难以看清四周。要到烟消雾散,尘埃落定,人们的目光,才会渐渐显得敏锐起来。也许,这就是所谓时代的局限吧。

日益膨胀、变幻不定的城市,它的现实以及支撑着现实的历史,一片混沌,扑朔迷离,使考察者的目光飘忽不定。即使我们已经把目光凝聚在一个小小的居住

点上,多元的、互相矛盾的角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被肯定过的、正被肯定的和可能被肯定的事实,纠缠着难分难舍,仍然是复杂的难题。最后,作家只有采用一种多角度考察的结构,以避免简单或片面的观感。

因此,作家的视线,在下列几个角度不断变换:

——以方无忌(40岁)为基点的方氏家族。

——以汪可可(28岁)为圆心的汪氏家族。

——以林小斯(40岁)为代表的林家。

——以平三友(50岁)为触角的平家。

——古亦适(80岁)夫妇。

上述年龄,均统计于本故事开始的时候——1993年。

第 一 章

那天早上，本来没有故事。

像往常一样，阳光悠闲地穿透玻璃，白麻条儿垂直帘懒洋洋低垂着，从高悬的窗帘框泻向地板；光线滑过白麻帘儿后，变得更加柔和。没有开空调，气窗微微撑起一条缝，室外新鲜的风早溜进来，屋子里弥漫着让人舒服得发酥的春天的气息。

方无忌走到 FAX 前，将报价单轻轻插入，“嘟嘟嘟嘟”，打完一长串对方的号码，“兹——”的一声，报价单被吸进机身，显然，对方的机器在正常工作，报价单上的阿拉伯数字腾空飞过了太平洋。今天的公事，算完毕了，除非大洋对面的老板发来新指令，再不必为哪件事伤脑筋。

挺自在的。方无忌放松地吹了声口哨，端起矮柜上透明的咖啡壶，自个儿斟上半杯喷香的咖啡，悠闲地踱到了垂直帘前。耀眼的阳光，正将大楼外的空间照得白晃晃的；前方，有幢新竖起的大厦，漂亮的玻璃幕墙上，悠悠飘着白云；四周高低起伏的建筑群，夹着细长的街道，甲虫样可怜的汽车，乖乖地排起长队，蚂蚁般大小的行人，到处蠕动着……高高在上地往下瞧，人会没

来由地产生优越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两句古诗，文不对题地从心底浮出。方无忌细细品味着这种感觉，感到有些儿滑稽。身处这幢现代化的办公楼里，方无忌有时未免恍惚起来，会联想到在美国大公司里打工的情景：面对白色或黑色的老美，迎着他们挑剔的目光，如何谦恭而不失尊严地陈述己见，迫使他们不得不点头赞许……方无忌在美国大学取得了工商管理 and 国际贸易两个硕士，在大公司里谋个职位不太难，可是，出乎许多亲戚的意料，他却悄悄地回到了上海。有人说，混进了高级白领的圈子，国界就不那么明显了，在哪里都可以碰到好机会。方无忌自己的感觉，心态还是现在轻松些、自在些，毕竟用不着时时注意高鼻子们的脸色……

外间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进来，说有位方老先生来拜访，问他见不见。方无忌想不出会是谁，反正闲着，就开了门迎出去。

一位精瘦的老头儿，干瘪的身上罩件不合时宜的蓝布衫，右手神气地拄根乌木拐杖，笔直地立在门框正中，两颗褐黄的眼珠，戏耍地迎向方无忌惊讶的目光：“啊哈，阿忌，还有女秘书看门，蛮像上等人罗！”

女秘书用手掩住嘴唇，勉强忍住了笑。那两道亮闪闪的探询的目光，却让方无忌十分恼火。他有些儿不自然，赶紧把突兀冒出来的老叔公让进里间去。这家外资公司的驻沪办事处，经常性的人员只有方无忌与女秘书两个。方无忌对外间漂亮的姑娘一直冷淡淡的，只说些公事公办的话，因为他知道这姑娘是外国老板的小情人，同时又是用来盯他的眼线。外国老板在中国的生意，全靠方无忌张罗，也给他很高的工资和不低的红利提成，可是，老板决不会没有戒备之心。对俊美得令人心跳的女秘书，方无忌的感受十分复杂，在想象中，不止一次粗野地轻薄过

她,那只是为了发泄男人的嫉妒,但是在日常交往中,他甚至懒得多看她一眼。

八十几岁的叔公,走起路来挺松爽,推开方无忌的手,不要他搀扶,那根乌木拐杖,多半也是装饰,并不真派用场。他将屋里的办公设备巡视一遍,顾自在黑皮面沙发上坐下,用手捏了捏柔软的皮料,舌头发出“啧啧”的声响,大约是赞叹沙发的质地,然后冲着正在泡茶的方无忌道:

“外国老板的公司,就这么点儿大?”

方无忌磨磨蹭蹭地泡着茶,心里琢磨起叔公突然来访的缘由。两三个月前,方无忌刚从美国回来,为着家族里的大事变,想找叔公查问个明白,老先生推三推四,滑得像蛇,逮也逮不住,今天却是为何而来?方无忌心不在焉地回答叔公:

“人家的公司在美国,亚洲的分公司在香港,上海只设个办事处。”

老先生眯起双眼,奚落地瞅着侄孙,感慨地说:“都说你跟着外国人,生意做大了,还不像么。当年,我跟外国老板合伙时,哪里是你这样的场面……”

方无忌不想和老人论辩。他知道,四五十年前,叔公方信人是上海滩商界的一个人物,经营的外国商品范围很宽。可惜,毕竟是永远过去了的荣耀,仅是藏在老人心底的沧桑旧梦罢了。方无忌将碧青的茶恭敬地端到老人面前,在茶几上搁好,才淡淡地说:

“和长辈们比不得呢,我只是打打工啦,比人家多赚几块车钱。”

方信人端起茶杯轻轻吹着,满意地说:“方家后人中,也只有你会做事又乖巧,难怪你爷爷活着时最疼你。”

方无忌笑笑：“爷爷一碗水端平，从不偏心。”

方信人说：“当年你落地时，正逢清明节，把你爷爷急得叹气，怕不吉利，还是我给的口彩，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你爷爷方才转忧为喜，给你取个大名无忌，你小子也就顺顺当当活到今朝……”

老人扯到这种事，最觉显示长者的威势，最感得意，方无忌也就顺水推舟讨好道：“从小就蒙您恩泽庇护，正不知如何报答孝顺哩……”

老人眼一瞪，哼了一声，截断方无忌的话头：“你小子当面人话，背后鬼话，是谁骂我老滑头、老泥鳅的啦？！”

方无忌脸上的肌肉顿时抽紧了，窘迫、尴尬地说不出话。前些时，他想找叔公查问家族旧事，方信人躲着不照面，偶尔碰上了，也是云天雾海，指东道西，让人不得要领。方无忌急了，在亲友面前发过牢骚，想必是好事之徒搬给老人听了。

方无忌勉强地辩解道：“哪儿会呢，我敢说您的不是？没准有人胡乱嚼舌头冤枉我。”

老叔公又瞪他一眼，斩钉截铁地说：“你小子越解释越糟糕，我一听那话就像你说的，旁人还编不出！”老人的目光转瞬又和缓下来，叹口气道：“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对爷爷的孝心。你爷爷那一堆子孙，有孝心的没几个。可是，我也有难处。几十年前的有些事，三言两语，又如何说得明白……”老人干涸的双眼像深不可测的古井，幽幽地闪着暗光。

方信人，是方无忌的爷爷方达人的堂弟。方达人办火柴厂发财，当年号称“火柴大王”时，方信人是他的高级助手，人称“方大管家”，既管工厂事务，也管人丁兴旺的“火柴王宫”里的家务

事。至于方信人和堂兄闹纠纷伤了脸面，愤而自立，另做生意，那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事情。所以，方信人对方家内幕故事，是了如指掌的。方无忌想从他嘴中掏些家族机密，目标瞄得也绝对准确。

方无忌在美国得知爷爷过世的消息。爷爷是无忌深深敬仰的长辈，他便准备飞越太平洋奔丧。他在美国的学业已经结束，在美国公司打工，赚钱不少，却终难满足他自我发展的愿望。听说国内变化甚大，也想趁奔丧的机会，回来看看，有没有一展抱负的可能。遗憾的是，在美国办证耽搁了十多天，回到上海，爷爷的丧事已料理完毕，他能看到的，只有镜框中爷爷慈爱的脸。

一进家门，方无忌便感受到这幢三层楼房里的紧张气氛。爷爷死在一个好年代，政协、工商联和朋友们送的花篮，摆满了底楼过道。要是早十几年，“火柴大王”属改造对象，如何会享受这份荣耀？然而，祸福相倚相伏，凡人总是逃不脱烦恼。“文革”中，被抄家封门，是家族不幸，却演不出争房夺产的闹剧……除了黑帽子一顶，有啥好争的呢？与老资本家划清界限还来不及呢！现在不然，追悼会哀乐刚毕，被邻人称为“火柴王宫”的楼房中内乱顿起，两房儿子一房女儿，都想抢占原先由老头子居住的二楼正房，其激烈程度，只差没有动枪动刀。好在社会自有平衡力量，至亲好友纷纷出场，多次讨价还价，勉强达成妥协，诸如拿到大房间的让出小房间，没拿到房子的多分些遗产现金等等。方无忌到家时，上述争斗已近尾声，却又听得众口一词地在议论另一件事：汽车间的小脚阿婆恐怕活不长了，待那一间房子腾出来，派啥用场？

这时，方无忌才知道小脚阿婆……方家的老保姆已经病人膏肓。亲人们冷冰冰的话语让他的心哆嗦不已。家中老老少

少，谁没受过小脚阿婆的服侍？别的不说，单讲“文革”中最苦的那些日子，家中的资产全部冻结，每人只有起码的生活费，因为小脚阿婆是劳动人民，造反派规定她不得再为主人家干活，但又规定她每月可得五十元的生活费——是“火柴王宫”中最高级的待遇。小脚阿婆的那些钱，其实都悄悄贴给大家作菜钱。现在，这些好像全被人忘了，有人怕她死在汽车间晦气，想赶她回乡下去。在美国学习多年，乍一回上海，方无忌好像赶不上老乡们的变化，大伙儿讲钱追钱的劲头，比老美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情什么的，却淡漠得很了。

那一晚，方无忌没睡好。清早，他下楼，开了后门，走到汽车间前，和多年前一样，那门没锁，小脚阿婆自称不怕偷……除去破烂，没有别的供小偷挑拣。

门“吱呀”开了。黑色的空间，沉沉地压着汽车间的水泥地。记得朝南的墙上有扇小窗，不知道为什么竟透不进些许光亮。脚下乱糟糟的，任你朝哪面挪挪，都会踢着什么、踩住什么。他踌躇着站了片刻，才看清，南面拉了长长一道布幕，是它把光线全挡住了。屋里简直是垃圾山，地上堆着的，尽是布条、旧书、旧报以及破木板什么的。方无忌心里不好受，他去世界兜一大圈，汽车间一切依旧。现在，上海人眼界高了，公共汽车上掉个硬币，人都懒得弯腰拾一拾，小脚阿婆却还在收集破烂。“文革”中，方无忌曾觉得那些破烂好值钱，那时正长身体，总是肚子饿，小脚阿婆用卖破烂的钱给他买大饼油条吃哩。

屋里有腥臊味，还有低低的喘气声。小脚阿婆在，八成是躺在布幕后面。

他掀开布幕。南墙小窗的光线顿时刺入眼球，令他下意识